

述而批评  
丛书

# 先锋 之刃

一份新世纪文学备忘

木 叶—— 著

文  
景

Horizon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述而批评  
丛书

# 先锋 之刃

一份新世纪文学备忘

木 叶 —————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文  
景

Horizon

社 科 新 知   文 艺 新 潮

## 先锋之刃

木 叶 著

出 品 人：姚映然

责任编辑：张 晨

营销编辑：杨 朗 陈 茜

装帧设计：肖晋兴

版式设计：安克晨

出 品：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
(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)

出版发行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
印 刷：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制 版：北京大有艺彩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90mm×1240mm 1/32

印 张：12.5 字 数：198,000 插 页：2

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49.00元

ISBN：978-7-208-15313-4 / I · 175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先锋之刃 / 木叶著. —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

2018

(述而批评丛书)

ISBN 978-7-208-15313-4

I. ①先… II. ①木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  
文学评论—文集 IV. ①I206.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52714号

本书如有印装错误，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-52187586

文  
景

---

Horizon

# 在批评的世界里激荡风云

## ——“述而批评丛书”序言

文学创作的进步与繁荣，离不开文学批评的推动。卢那察尔斯基说：“历来的情况是：恰恰由于著名作家和卓有才华的批评家的通力合作，过去曾经产生过、今后将产生真正伟大的文学。”受现实生活直接影响的敏感的作家，需要批评家帮助他们形成抽象的科学思维，需要批评家来发现其优秀作品、总结其创作经验、揭示并推介其创新创造的价值。而一个时代文学创作的趋势和潮流，也需要批评家用他们的前瞻和敏锐，来进行指向与导引。

揆诸上海文学事业发展的历史轨迹，我们可以说，繁荣的文学批评是上海文学版图上一道特别的风景，活跃的批评家是上海集聚起来的高能级文学精英，一代代的坚守和传承是上海文学批评生生不息的泉源。

近年来，上海坚持发扬重文学批评的传统，在发挥批评大家作用的同时，十分重视青年批评家的培养，为他们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，逐步形成了一支阵容较为齐整的青年批评家队伍。这些批评家有的工作在作协，有的执教、执笔于高校或研究机

构，也有的活跃在报纸刊物上。他们互通声气、互相激荡，通过出版专著、在报刊和各种文学活动平台上通畅表达，指点文学江山、洞察文学思潮、剖析创作得失。他们是多面手和跨界者，不仅在批评的世界激扬文字，还常常游走于创作的天地，直接实践于小说、散文、诗歌等各种文学体裁。他们视野开阔，兼容并蓄，在坚持中国文学批评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，善于运用世界文学发展的新潮流和新标准，与时俱进地开展科学的、有见地的批评。他们不仅在上海，也在中国，甚至出现在国际文学交流的舞台上，代表中国、上海，与世界文学展开近距离的对话。他们和前辈批评家一起，为上海文学创作的创新、创造和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，也预示着上海文学批评发展的前景和未来。

为集中展示青年批评家群体的成就和风采，展示上海文学批评的发展与收获，上海市作家协会策划推出这套丛书。丛书由 11 位批评家分别选编代表自身水准的文章集纳而成，这些文章虽然多曾在各种报刊、专著发表过，但作为一个整体的重新呈现，必能产生不同寻常的组合效应。丛书的问世对于专业人士的意义不多赘言，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，阅读这些著作，也将有助于总览中国文学、上海文学创作的流变，深入掘发作家作品的精华，深切体验作家创作的用心，深刻感受作家作品的价值。

这套丛书以“述而”命名，也寓意着青年批评家对前辈的承继、接续和阐发，述而后作，使批评的传统在文学发展的长

河里不断地被赋予新的生命。我们相信，丛书的出版不会戛然而止。今后，当有更多的青年批评家和更多的成果涌现时，丛书将及时地进行扩容。

伴随着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，上海文学事业走过了40年不平凡的历程，如今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一样，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。新时代，文学承担着新使命，也呼唤着一大批青年批评家在文学批评领域承前启后、继往开来。今后，我们将一如既往地重视文学批评，重视培养一代代的青年批评家，让活跃、健康、高质量的文学批评，始终与文学创作、文学活动，还有文学出版、文学翻译等一起，支撑起上海文学繁荣、发展的良好局面。

是为序！

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、副主席王伟

## 序诗

子非鱼：乘一根刺穿越大海

大海是一只灯笼  
用火焰清洗自己  
你在散步，像一束慢动作的光  
一艘巨轮在你的背上  
滑过，那是天空的一粒棋子  
一架飞机坠落于  
眼前，你绕着它走了一圈  
一根无比匀称的刺在你体内  
生长，弯曲，折叠  
你乘着这根刺穿越大海  
从出生到死亡，一根刺在你体内  
从死亡到出生，一种锋利在你体内  
那也是一种完美  
你疼或不疼，痛或不痛  
你让刺成为自己

你把大海还给大海  
你用自身的血跟阳光交换  
你跃出水面  
以内在的锋利领受万有的引力

## 辑一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马原：西西弗斯下山时是怎样想的         | 3   |
| 莫言：沿着鲁迅的发明再往前走一点        | 63  |
| 残雪：零与零度                 | 84  |
| 余华：我又成了文坛新人             | 93  |
| 附录：谁为死去的见证者作见证——余华《第七天》 | 105 |
| 苏童：一个漫长而简洁的仪式           | 112 |
| 附录：被缚的宿命——苏童《黄雀记》       | 120 |
| 格非：衰世之书                 | 127 |
| 叶兆言：好小说一定是“有问题的”        | 151 |

## 辑二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吴亮：先锋就是历史上的一座座墓碑  | 183 |
| 程永新：那些被高估和低估的中国作家 | 222 |
| 韩东：仅仅先锋还不够        | 238 |

### 辑三

李浩：先锋的灾难性魅力 261

阿乙：拿命来经历这个世界 290

新世纪先锋何为 318

——十二青年作家问卷

辑一



## 马原：西西弗斯下山时是怎样想的

### 上篇

2007年见面那天，恰好是王安忆连任上海市作协主席的日子。马原发现三分之二作协会员已白了头，发现了便说了。

“马原的叙述圈套”最迟在1987年前后大体告成并得名，弹指悠悠二十载。

约十年后我的两个朋友之一说马原过气了，另一个则道马原如有神助。我就是那时喜欢上这个叫马原的汉人的，我也喜欢天马行空。

一进马原家门，见一尊菩萨像，他说还有好几尊呢。一角的柜子上是大大的牦牛头，漫不经心地俯视着。桌子很大，胡乱摆着物件，椅子亦大，柚木的，几乎可供二人共坐，典型的马原式。书和碟满满一大架，匆匆一眼瞥见了《我的名字叫红》，说是别人送的。还挂着岭南画派大家赵少昂的一幅作品，犄角旮旯里还藏着稀奇古怪的宝贝……一切很乱，又相安无事。

一个大个子晃来晃去，告诉我，再过二十天就要搬了，在上海北部的新家里有三米多高的大书橱，我当时就在想他扬臂抽书与俯身索书的情状。

坐定，他不断地吸烟，其间有笑，有沉默，抑或细微的争辩。烟雾交换着他和我的声音，三个小时，似长，亦短。当他说读王朔就像读古典小说时，我会走神去想金庸小说的基础真是巫术吗？跟简·奥斯汀一比张爱玲什么都不是吗？两百年后人们到底怎么看待作为古代的我们这一时代之文学呢？这个喜欢《堂吉诃德》《好兵帅克》《汤姆·琼斯》《第二十二条军规》的汉子最后说，中国作家中“特别钦佩李汝珍的《镜花缘》，小时候看的，印象太深了。武则天喝醉酒了，乱说，令百花在严冬开放……那故事写得特别好玩”。

天已寒，他趿拉着拖鞋，大大的脚趾探出来。送我至门外。我忽然想起五六年前的那次谋面，他来我们办公大楼，自车子左门出来，一位同事简短介绍了几句，他便隔着轿车的“大鼻子”向右边的我伸出了大手，握住，很久，很用力，定格。

“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。我写小说。我喜欢天马行空。”他还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，他依然天马行空，但不再写小说。

西藏是他的福地，他的神祇在那里，古老又先锋。然他一直在流浪，锦州、沈阳、上海、海口……这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人，一个在车轮上看风景的人，一个魂在高处的人，而今他走了下来，这是我们看到的，还有我们看不到的。

木叶：你在去西藏之前十一年就已经开始写作了，约是1971年，你最初的创作冲动来自什么？

马原：好像很多人当作家都有契机，我发现我没什么契机，小时候就是爱看书呗，小时候就有一个志愿，当作家。我跟别人确实不太一样，我听好多人讲过开始写作都挺偶然的，我不是，我很小就想。

木叶：很小到什么程度？

马原：我有记忆开始，小学的前期。

木叶：你说四岁开始就是职业读家。

马原：嗯，三四岁认字就开始，找到有字的就看。

木叶：那个时候没什么书啊？

马原：不是没书，你要去找，比如图书馆里面。我家附近有一个郭沫若题字的锦州铁路局的图书馆。小图书馆有一点儿像大别墅，估计是三层，一千多平米，对我来说是巨大的。后来到大学一看，觉得那就是一点点的一个。小时候不看署名作家的东西，看啥呀？爱看民间故事，那个时候很多是看外国的，也有中国少数民族的。我基本上是挨着借，你比如说，一个证儿能借两本，第一次拿两本，下次拿挨着的两本，每次都是这样。

木叶：地毯式……

马原：所以我说，我小时候想当作家的心情跟别人不太一样，我小时候觉得写作是非常有快感的。

木叶：是受父母影响吗？

马原：正好相反。我父母都在铁路，父亲是老工程师，母亲是会计，完全没有所谓家学渊源。家里有一点儿书，不能说完全没有。现代作家的一套自选集，幼时读到的有张天翼啊，许地山啊，殷夫啊，蒋光慈啊，丁玲啊……家里面一百本都没有，看不了多少日子就看没了，基本上靠图书馆。

木叶：那个图书馆还在吗？你看书有坏习惯没？

马原：那小图书馆还在，我没再去过。我就是在这个图书馆里偷的《红字》，八毛五，赔双倍，一块七。

我小时候就是作文写得比别人时间长，考试吧总最先交卷，但凡有语文有作文，我总是最后交卷，老希望多写一点，别出心裁。

木叶：对于西藏，早在 76 年你就想去的。

马原：76 年我是中专毕业，没去成。当时没有志愿一说，都是分配，职业不能选择，就看运气了。我的毕业学校是铁路的中专，现在你知道铁路能修到西藏去，那时是遥不可及的事情。76 年的时候我二十三岁了，满腔豪情，自己写诗啊，当然，目的不在发表，就是自我激励。

木叶：今天我们说西藏，几乎神话了，你那个年代西藏还有点儿原生的状态，没有被时尚化（商业浸染）。

马原：西藏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是。西藏对我来说主要一个是高，一个是远。我去之前，没有任何了解，我没有那个习惯，我一生都是这样，做什么事情不是准备好了再去做，一定是一边做一边准备，就像写小说，为什么写得少，你看像安忆，我